

金

史

二七



列傳第四十五

金史一百七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軍事制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 脫脫奉

勅修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蒞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爲刺史者上親閱闕點注蓋取兩貲同舉者升用之於是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爲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

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未幾擢爲左諫議大夫以賦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賂深爲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制因軍前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省臺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

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
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踈遠
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
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又言年前十月嘗
舉行推排之法尋以踰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切
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于小司
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伏自
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迄今三十餘年其間雖兩經推排其
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
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貧弱寡援

者抑屈而無訴况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戶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強之家預爲請囑狡獪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虛作貧乏故以產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姦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搔擾而事鎮靜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稅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詔尚書省俟邊事息行之是歲十月上喻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戶部尚書賈執

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爲法焉尋爲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爲陝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爲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路都轉運使六年六月拜戶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其議勅尚書省曰內外百官所司不同比應詔言事者不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汙漫陳說莫能詳盡近惟戶部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喻內外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

者量制其罰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爲
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穀價騰踊慮扈從人至則愈
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
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糴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
糴者旣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
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
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
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例穀價自
平矣上從之三年五月朝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
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

戶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
去其田園扶携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
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
得不搖況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
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
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
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
報軍戶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勅尚書省曰北
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糧
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

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旣而所遣官言農民並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爲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爲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

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爲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尋遷尚書右丞時上以軍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復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

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仍以係官閑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旣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爲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爲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亡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緊急軍士亦

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徃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戶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戶部員外郎裴滿蒲刺都閱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以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徃徃自爲義軍臣即宣布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旣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爲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

擅衆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
歲闕民田徵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
小鮮最爲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
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
之田計數徵歛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
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
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爲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
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閑
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徧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徵歛皆準
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槩動擾若恐豪

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爲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爲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

必行旣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興定元年十月上䟽曰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爲非計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旣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疆爲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侵軼未嘗已也旣而征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吳玘姚良輔於德順

原州右丞相僕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敗李世輔
于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
使請和聚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爲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
不敢復通問朕哀南北生靈又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較細
故其令帥府移書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
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
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爲順豈當先發
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十一月汝
礪言臣聞國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
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爲重所徵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